

为什么盎格鲁圈能在反华战线上团结一致

加中关系危机调查系列文章之五

[John Price](#) / 2022 年 1 月 9 日



来自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印度海军和美国海军的舰艇参加了 2020 马拉雅海军演习。这是一项始于 1992 年的多边战争围堵海军演习。美国海军照片由大众传播专家 3rd Class Elliot Schaudt / Flickr 拍摄。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一片废墟中，美国及其盟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约翰·普莱斯 (John Price) 对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定居者殖民国家联盟的崛起，以及它们今天如何煽动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整个系列。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在 2021 年秋季报道说，加拿大派遣加拿大巡逻护卫舰 HMCS 温尼伯号，前往日本冲绳附近海域参加美国领导的“太平洋皇冠”大型海军演习，向中国发出严

厉警告。在此报道之后，又发了另一篇报道，叙述了加拿大指挥官如何在英国航空母舰 HMS 伊丽莎白女王号上受到该舰指挥官的喜爱，后者在演习期间对加拿大舰艇进行了礼节性访问。在喝了伯爵灰茶，咀嚼了带有奶油和果酱的英式烤饼后，英国舰长哀叹他的军官舱内配备的伯爵灰茶已经用尽。HMCS 温尼伯指挥官立刻为他们提供了“大约一千个茶包”，英国舰长回到他的航空母舰时成为英雄，对加拿大表兄弟赞不绝口。

这种平庸的报道中充满了盎格鲁亲属关系的回声，掩盖了加拿大通过其太平洋中队直接参与炮舰外交的本质。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表现并不陌生，与鸦片战争之前的恐吓没有什么区别。究其根源，形成最近这种剑拔弩张状态的嚣张举动来源于一个名为“旧金山系统”的军事网络。这一双边联盟网络始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旨在阻止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发展，确保太平洋会成为“美国的湖泊”。时至今日，美国在该地区仍拥有数百个军事设施和数万名军队，主要针对中国。

旧金山系统

2009 年，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在东京附近的横田空军基地 (Yokota Air Base) 从事监视中国的工作时，他开始对美国间谍网络和五眼联盟 (Five Eyes) 产生怀疑，有了不良的预感。他被派驻日本这件事并非偶然，更不是美国和日本政府之间自由协商缔结同盟的结果。1945 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国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滥用其作为战争胜利者的地位，支持日本等地的保守势力，抵制在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地出现的争取独立、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为了帮助该地区的资本主义恢复元气，确保盎格鲁-美利坚霸权，美国加强了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挑起了许多国家的战争、政变和政权更迭。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 (Akira Iriye) 等学者将这种崛起的军事经济体系描述为“旧金山体系”，以 1951 年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的城市命名。这绝不是一个和平条约，是美国军事干预亚太地区的一个大规模系统，直至今日仍在继续运行。美国远不止是一个“非正式”的帝国。

根据入江昭的论述，该系统包括“日本的军备重整，美国军队在日本的继续存在，两国的军事联盟，以及美国保留冲绳和博宁群岛。作为回报，美国将取消对日本经济事务的所有限制，放弃要求包括战争赔偿在内的各种赔偿。这是一个将日本从一个被征服和占领的国

家变成军事盟友的计划，明摆着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苏联和中国实力在亚太地区的崛起。
[1] 这还不是全部。



《旧金山和平条约》又名《对日和约》，于 1951 年 9 月 8 日由 48 个同盟国成员签署，正式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重新恢复了日本的国家地位。该条约在旧金山的战争纪念歌剧院签署，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生效。照片由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学会提供。

“最终，旧金山协议只是一个外表的和平条约 - 它是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军事条约，确保太平洋将成为美国的湖泊。这一雄心壮志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仅在日本，美国就将保留超过 20 万军队，更不用说数千名驻扎在冲绳、韩国、菲律宾、台湾以及十年后在越南驻扎的美国军人。”这是我在二十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得出的结论，该论文是日本政策研究所工作论文系列的一部分，由美国资深学者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赞助。当时的他和我一样对这些发现感到惊讶。[2] 美国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和平条约的进

程，强化自己的经济和军事霸权，却将那些在日本帝国战争中遭受最惨重影响的人民和国家边缘化：

中国大陆和台湾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旧金山】和平会议。朝鲜的北方和南方也没有受到邀请。印度认为这是被操纵的事件，因而拒绝参与；缅甸也是如此。来自亚洲的三个签署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实际上是法国殖民地的代表，不能被算作支持该条约的真正意义上的亚洲国家。剩下的只有四个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锡兰和巴基斯坦。在这四个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签署了该条约，但从未正式批准，并于1958年与日本单独签署了另一个和平条约。菲律宾虽然与美国紧密结盟，但也仅是保留了签署权，直到条约生效后才正式批准该条约。换句话说，唯一支持《旧金山和约》的亚洲国家是巴基斯坦和锡兰，这两个国家都是英国的新殖民地，都没有签署1942年的盟军宣言。[3]

值得注意的是，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为总理的印度政府为什么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以及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对此的回应。印度认为：（1）和约中有关美国控制冲绳和邻近的博宁群岛（又称小笠原群岛）的规定是不合理的；（2）条约的军事条款（以及将随之签署的安全条约）应在日本完全独立后缔结；（3）福尔摩沙（台湾）应立即归还中国；（4）反对在旧金山举行的协商讨论中不允许就和平条约的内容进行谈判这一事实。

印度的立场使杜鲁门极为生气，他在印度笔记页面的空白处写到：“显然，印度的‘政府’已经咨询了乔叔叔和老鼠粪”（Uncle Joe and Mousie Dung）[4] 贬低印度政府，将毛泽东的名字贬称为“老鼠粪”，称约瑟夫·斯大林是【中国的】“乔叔叔”，这揭示了杜鲁门对有色人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一浸透种族主义排外行为的文件反映了白人至上主义在亚太地区从来没有消失。

尽管工作人员就条约存在的问题发出了警告，但加拿大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仍然全力支持在旧金山展现的美国亚洲战略。这种支持在1951年至关重要。由于大多数亚洲国家在谈判中持抵制或弃权态度，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几个“中等强国”级别的盟国在使这一切披上合法性外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后来意识到，将加拿大称为支持美国通过《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中等强国”之一是一个错误。[5] 在旧金山活动的几个国家不是“中等强国”，而是定居者殖民主义国家的盎格鲁联盟。

旧金山系统将太平洋大部分地区和国家置于美国及其盟友的统治之下，连依赖美国的日本也无法抗拒被纳入其中。尽管如此，反殖民统治的运动依然没有停止。美国的干预导致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相继爆发重大战争，造成数百万人丧生。美国的幕后操纵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引发政变，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血腥杀戮的规模是对亚洲“冷战”一词的嘲弄。

美国官员将太平洋视为“美国的湖泊”，是一个经济和战略势力范围，后来将韩国和台湾也包括在内。旧金山系统让日本在经济上再度崛起，其连锁反应直接导致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融入一个自由资本蓬勃发展的地区。然而，该地区产生和崛起的基础是旧金山系统，这个由军事条约和协议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网络至今仍在亚太地区为美利坚帝国提供数百个军事基地或设施。[6] 这个系统在太平洋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人类和生态退化，包括与美国军事基地（“男人营”）相关的性剥削和性虐待。[7]

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发展绕不开旧金山体系这个大背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于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公海通道的持续支持。在这方面，美国的“重返亚洲”及其最近对领土争端的干预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怀疑。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决心反击。人们可能不同意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上建造海上基地，或不同意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但这些行动包含了一个逻辑，是对昂格鲁联盟在这些地区日益增加的干预活动的一个直接回应。

那些妖魔化中国的人将其描绘成全球军事威胁。对这个提法必须加以分析。十年前，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的一项评价仍然没有过时：

鉴于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面临巨大的国内挑战，其军事转型的目标不是实现与美国的战略平等，这是不可行的。相反，其主要目标是建立能够削弱或阻止美国在中国近海部署威慑性武装部队，发展一支强大的军队，强大到足以消除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说的中国“被军事围堵的噩梦”。……具有特别战略地位的区域是被中国（和其他人）称为“第一岛链”或“内岛链”，包括黄海、东海和南海。这种区域性抵制的战略核心是重点发展“不对称的薄弱力量”，使中国军队能够在台湾发生冲突时抵消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8]

这是一场噩梦的场景，很容易升级，对该地区各国人民造成毁灭性影响。当前的反华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正看到一场“新冷战”观念，正在播下一种幻觉，即这种对抗可能

会像欧战那样，以美国敌人的崩溃而告终。无论中国有多少值得批判的地方，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作为太平洋战争后全球反殖民主义新兴力量的一部分，这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骄傲，加上中国最近取得的经济成就，大幅提升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9] 以美国为首的对亚太地区的持续干预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增加了战争的危险，并使社会变革变得困难。



2020年7月21日，罗纳德·里根航母战斗群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的部队参加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三边演习。照片由美国海军驻日本部队提供。

就在最近，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了一项新的军事协议，即《互惠准入协议》，加强了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再加上美英澳三边伙伴关系（AUKUS）和美日印澳四方，我们目睹了盎格鲁联盟在亚洲的好战表现不断升级，此举并非是由于中国的扩张，而是伴随着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开始的。

在加拿大，我们看来已经到达一个重要关口：在日渐认识到我们定居者殖民历史的基础上，我们是从盎格鲁联盟的亚洲共谋中退后一步，还是进一步卷入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地区侵略行为。如此严峻的选择要求我们参照本国漫长的种族主义和定居者殖民主义历史，重新评估加拿大的外交政策。

加拿大政府可以通过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议程保持距离，并控制 CSIS，避免跌落悬崖峭壁，做到悬崖勒马。否则，就是在助长一个过去和现在都建立在实行种族灭绝、奴隶制、白人至上主义和帝国主义基础上的美利坚帝国。这样的举措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而是要求我们采用批判的眼光对待中国及中国以外的事物，远离盎格鲁联盟的核心，摆脱种族主义桎梏与自由主义预设的束缚。

John Price 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uthor of Orienting Canada, and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newly formed Canada-China Focus, a project of th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and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约翰·普赖斯 (John Price) 是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加拿大定位》(Orienting Canada) 一书的作者，也是新成立的《加拿大-中国焦点》(Canada-China Focus) 顾问委员会成员，该中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全球研究中心 (维多利亚大学) 的一个项目。

[1] Akira Iriye,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74), 182. A more recent appreciation is Kimie Hara, ed.,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Its Legac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2] 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PRI Working Paper* No. 78 (June 2001). 在随后的分析中，我较多地借鉴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3] Price, “A Just Peace?,” 9. 和平会议是为了将那些签署了 1942 年盟军[战争]宣言、从而被定义为同盟国成员的国家召集在一起。

[4] US Govern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VI, Part 1 (1951), 1288-1290.

[5] 从 2013 年起，我开始纠正这个错误。参见 John Price, “Canada, White Supremacy, and the Twinning of Empi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68.4 (2013), 628-638.

[6] 有关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力量的详细信息，参见数据库提供的信息：David Vine, “[Lists of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1776-2021](#),” American University Digital Research Archive, 2021.

[7] Jon Mitchell, *Poisoning the Pacific: The US Military’s Secret Dumping of Plutonium, Chemical Weapons, and Agent Orange*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20).

[8] John Dower,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ast, Present, Future in United States-Japan-China Relations,” in Hara,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Its Legacies*, 237.

[9] Edward Cunningham, Tony Saich, and Jessie Turiel, “[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2020.